

律。一切事情都在全体部落成员中解决。妇女和男人是平等的，也有权参与讨论一切问题。如果发生争执，人们就请年纪最大而又有威望的老人出面仲裁，但老人也仅仅是行使调停权而已。

班布蒂人把森林视为最高的神灵，因为

它给予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。与班布蒂族活动地区距离最近的波塔尔堡负责人遗憾地表示：“直到现在，班布蒂人也没有加入到现代生活中来。也许有一天，他们会从森林里走出来，但很难把他们和森林分开。”

（高国辉译自古巴《体育青年报》1979年11月14日）

巴西的土著居民

〔巴西〕索托·马约尔

在有关巴西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来源方面，目前有两个问题尚在争论之中：到底美洲人是东方民族的后裔，还是后者是美洲各民族的后代？或者是两个人种经历了相同的进化过程，使得东、西方人看起来有许多相似之处？人们发现，印第安人在外形特征上很象亚洲的蒙古人，比如有人就是这样描绘印第安人的：他们“皮肤黄里透红，体高适中，一点六三米，圆圆的脸庞，平滑的前额，矮鼻梁、小鼻孔，嘴巴略微突起，嘴唇薄薄的、棱角外突，颧骨不太突出，头发乌黑、光滑坚硬，胡须稀淡不卷，牙齿健康、排列整齐、不易蛀蚀。”

本文想向读者介绍一下十六世纪时巴西土著居民的生活、习俗，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巴西印第安人的来源是颇有益处的。

分类

对土著民族的分类法不尽相同。

十六世纪的耶稣会员们根据土著人使用的语言、一些明显的特征和他们所居住的地区进行分类：海边的印第安人被称为图皮族人，内地的被称为塔布伊亚人；也有人把前者称为“讲普通话的印第安人”，后者为“讲开放语言的印第安人”。

德国学者冯·特·斯特恩把他们分为四个基本群，或称之为“民族”，下分小组（或曰部落）：

图皮人：他们主要控制着沿海地区，在内地也占有地盘。他们内部也分为对立的部落，但都说同一语言，统称为“图皮—瓜拉尼人”。

热兹人：比图皮人要落后些，主要居住在内地，他们有数不清的部落。

努亚鲁亚克人：分布在亚马逊地区，其陶瓷业闻名于世，由于陶器是在马拉若岛上发现的，所以把这种陶器风格称为“马拉霍拉”风格。

加勒比人：他们也居住在亚马逊地区，对形成南美北部和中美民族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。

习惯

尽管文化落后，印第安人还是很讲究个人整洁的。他们常常在河里洗澡，一天洗两、三次。家庭卫生由女人们承担，洗寝网*可就是男人们的事了。总的来说，女人比男人干的多，象种植、烧饭、照料子女等。制作武器、乐器、装饰品等手工艺生产主要是男人们的事，除了打猎、捕鱼外，需要大力气的室外工作也是由男人承担，比如盖房子，在村庄周围支席围墙，造独木舟等等。

部落村庄一般是每隔四年搬动一次，这

*印第安人都是睡在两棵树之间的吊床上，这个吊床即寝网。——译者

是由于村庄周围的猎物减少，土地逐渐贫瘠而造成的。因为这种频繁的搬动，印第安人对木制房屋易腐烂这一点是不大在意的，反正搬家时就把它扔掉了。

当时，陶器相对来说比较发达，但也只是一般地用红、黑颜色描出一些线条，略带艺术性。马拉若岛上的陶器以其装饰风格而突出，他们在那时就已会使用凹雕来刻画人物形象。当时巴西生产的艺术作品中，要属“马拉若风格”为最先进的了。

土著印第安人把薯类当作他们的基本食物。有些食品的做法巴西人直到现在还保持着。比如木薯粉煎饼，淀粉面饼；他们还用玉米做成有名的玉米糊糊和玉米饼；用水果、玉米、木薯等制成一种名叫“卡勿因”的发酵饮料，直到现在巴西人还习惯饮用。他们做辣椒菜也是颇有办法的。他们做的巴西辣菜，吃起来有一种悦人的辣味。印第安人不爱吃蔬菜，但象腰果、番石榴这类水果他们吃起来觉得香甜可口。

风俗

1. “男人坐月子” 这种令人惊异的趣闻佚事，在印第安人中间居住了多年的德国人汉斯·施塔德和耶稣会员们都曾向人们介绍过。按照这个风俗，女人生孩子时，做丈夫的要休息，要好好养着，注意饮食，这大概是以此说明男人与其爱子之母是一样的，证明他对妻子的体谅，或者说是新生儿之父的父爱的公开表示。

2. “小娃娃们” 娃娃们小时候被绑在妈妈的背上，这样妈妈们劳动时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。稍大一些，他们就玩泥做的动物玩具。在有些部落里，幼小的活家禽也用来给孩子们玩耍。

到了青春期，男孩子们就到“男人圣室”去了，这些房子女人是不能进去的。室内有笛子和跳宗教舞时用的摇铃，这些乐器女人们的手是不能摸的。小伙子们就在这儿开始了他们的艺术和技术生涯，向年长些的

人学习诸如狩猎、捕鱼、唱歌和打仗等一切本领。

3. 战争和吃人 在由于动物减少需要新的狩猎地盘时，或者是企求新的肥田沃土时，印第安人就用他们认为最简单的方式——战争来解决问题。他们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地进行着理想的男性游击战，并以他们超人的勇气和力量参加战争。同一部落里的成员之间的精诚团结是很坚强的：你若向其中的某一个人挑衅，即意味着对所有的部落成员的挑衅。部落小组感到他们应当互相尊重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和权威与他们自己本身的生存休戚相关。印第安人中间有一条法规：“天主教人哪怕是对他们有一点点侮辱，他们都会群起而攻之，对他进行报复。”

土著人之间的食人现象没有什么经济理由，并非因为缺食而酿成食人。他们吞食其同类有两个原因：

① 复仇：在实行报复时，受害者总要受到凌辱，而他总要进行英勇的反抗，大声叫喊着他已吞食过现在对他进行报复的那个部落里的许多人，死亡并不使他胆怯，将来他的部落成员会杀掉他的敌人来为他报仇。

② 前辈的教育：在有些热兹人的部落里，人们也吞食自己部落中那些自然死亡的人。但这时只有死者的家属才参加这种仪式。他们认为这样不仅能把已故亲人的品德、秉性吸收过来，同时也给予死者以应有的象征性的安葬。

除了极少的例外，印第安人在进行食人仪式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。祭祀一般是在广场或场院进行，被俘者脖子上或腰上缠着“蛇爬虫”（即棉绳或藤绳）。胜者傲慢地对他进行挑逗，以侮辱他的部落来奚落他。甚至于侮辱他的人格和勇敢，这使他觉得这种侮辱是如此严重，他必须无畏地回答：他什么也不怕，并提醒他的敌人该把他吃掉。

仪式上还跳舞。届时组成一个仪仗队，受害者被带到村庄各处游街后返回到广场。

接着进行下面的仪式：把俘虏放开，迫使他逃跑。他企图往外逃，但刚一拔腿就又被蛇绳缠住。当俘虏看到自己没有一点生存的希望时，就开始唱自己的挽歌。他歌唱自己在战争中的作为和已取得的荣誉，威慑他的对手们，当心他的部落会来为他报仇雪恨；并向对手们“许诺”：他的战友们将以同样的方式来“款待”他们。

他无所畏惧地开始了最后的准备工作：点燃起将要烘烤他的火炉，执行者走近他，拿着插着羽毛的狼牙棒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以示威胁。

在受害者和行刑者之间还有一段冗长的对话，最后行刑者上去往他头上猛击一拳把他打翻在地。悲惨的仪式到此还不能算完结。老人们要负责照料死者，把他擦拭干净，然后分尸。

联盟部落的印第安人都被邀来参加这个可怕的宴会。所有的人都吃战败者的肉。假如来的人很多的话就做肉骨汤，这样每个人都可得到一份。

4. 敌子节 部落的所有成员都参加吃人仪式。俘虏在被处决以前还会受到良好的待遇。甚至还会赏给他一个妻子，有时该妻在俘虏被处决前还能生下一子。那么她得把孩子交给一位最近的亲戚，这个亲戚在被称之为“敌子节”的仪式上要将此孩杀死，在同一个仪式上，当妈妈的得第一个吃爱子的肉。但也并非都是如此，因为母亲的本能常常要比部落的传统有力得多，这个女人总要阻拦“敌子节”的举行，使部落永久接受其子，否则她就带着孩子逃走。

宗教和迷信

印第安人认为由太阳、月亮和爱神组成的“三位一体”是最高的神。太阳神被誉为人类的母亲，月亮神是植物创造者，爱神是爱情和生育之神。土著人还认为有些小神是帮助这个“三位一体”的。

爱神长得和人一样，居住在云彩中，她

是保护爱情的，所以很受欢迎。在日落、月落之时，女人们把右臂伸向她中意的人所在的方向，向爱神呼唤：

噢，茹达（译注：即爱神），你在天空，你爱雨……请让他，看着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其丑无比，请让他，在日落西山时想起我……

爱神能解除思念之情，他有三个助神：处女护神、新月和满月神。

太阳神的助神很多，如猎神、林神、鱼神和鸟神等。

月亮神的助神是植物护神、鬼火、黑夜和水蛇神。

猎神是只火眼白鹿。假如有个人去捕捉一只正在哺乳的动物，他要冒着可能会碰上猎神的风险，而猎神的出现会带来黄热病和癫痫。

林神是一只骑在一头肥猪身上的巨猴。谁要碰上它，谁就要倒霉，沮丧之事会接踵而来。Caapora（林神）意即“没运气的人，倒霉之人”，这个单词就是由此而产生的。还有另一个林神叫古鲁比拉（Curupira），它是一个脚跟向前，脚趾朝后的丛林印第安人。这个小东西是树的好朋友，在巴西各地都有许多关于它的没完没了的神话故事，会让那些无端毁林砍树的人在森林或旷野迷路，回不了家。

鸟神是小鸟的样子，这种鸟唱的歌悦耳动人，而它每年只有在筑巢时的那十五天中才唱歌，每天早晨只唱五到十分钟。

鱼神的样子很可怕，它常追赶和欺骗印第安女人。

植物护神象塔布亚部落的小印第安人，一条腿畸形，头戴软帽。直到今天这个形象在民间仍很流行：黑皮肤、一条腿、头戴红软帽、嘴叼小烟斗。老百姓都很喜爱他，看来他是保护植物的。

鬼火是条小火蛇，它可以变成一根烈火熊熊的粗树干把那些无缘放火烧田的人烤死。

印第安人尤其害怕邪气会由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头发进入体内。为预防这些，他们用装饰品、塞子、石头、动物的骨头、牙齿等来保护身上易受伤害的地方，尽管这样做常常会损坏他们的容貌。

红颜色也被认为可用来驱邪气。马托格罗索州的印第安人把头发染成肉色去参加跳舞和祭祀仪式，他们认为这些活动是对付死魂和其他鬼魂的机会……比如在辛谷河居住的印第安人举行的一种仪式上，他们一个个都用“乌鲁古”的鲜红色果汁涂抹起来，念着咒把一个坠到他们那儿的流星驱除走。

病人们通常被认为是中了邪气，他们被迫跳使人精疲力尽的舞蹈，只有跳到汗流浹背时才能祛了邪，跳舞时还要有人对他们进行拍打。从现在的许多巴西儿童游戏中，象“烤链条”或“热绳索”，还有“捉迷藏”等，都还能见到原始印第安人的苦难经历的影子。

社会组织

印第安人群居在“国家”里，下分部落，由一位酋长领导，游击领袖们或临时领袖们要服从他。

他们居住在村庄里，外面有一个苇席墙围起，该村庄由若干印第安人之家组成，房舍用木头、树叶盖成，每个印第安人之家居住五十——二百人，家内部再分为小组群

居。这必然出现男女混杂。

村庄的中心有一个场院，在这儿酋长把岛民们召集在一起，会上将决定部落的重要事宜，当该地区没有什么东西可狩猎时，就向酋长建议把村庄搬个地方。这种事经常发生，因为那时印第安人尚未达到饲养成群动物的阶段，而且农业也只是初步的。

一般来说婚姻是一夫一妻制，但头头是能养活多少就可以有多少妻子。图皮人中的表亲婚是常见的，舅舅和外甥女结婚，寡妇与其叔、伯结婚，这种族内婚姻增强了家庭观念和团结一致。倘若一个小伙子想与另一家族的姑娘结婚，那他得为其未来的老丈人干一段时间的活。

打算在其他部落成亲的青年得通过一些考试以证明他的力量和天分。比如在卡拉雅人中间，能扛动一根最重的木头的年青人才被看作是有成婚的资格；在库里纳人中间，新郎得经得住一顿严厉的鞭答。

战场上的伤员，部落英雄的妻子，有权使用“帕雷乌哈特·郎”。这是一条由酋长亲手制作，用敌人的牙齿装饰起来的棉带。这条棉带是勇敢的象征，是只有为部落而战死的勇士之家的子弟才能佩带的“征记”。有了这种棉带的人就用不着再去干活了，由部落来养活他们。

(张翠薇摘译自《巴西历史》一书)

拉美一些国家印第安人的现状

几乎所有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对美洲印第安人都不屑一顾，他们似乎注定要永远散居下去。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美洲之后，印第安人被抛在一边，而殖民时期所盛行的剥削方式和旧的思想，至今依然存在。

从那时候起，印第安人的财物被掳掠一空，他们在经济上受剥削，在文化上和政治

上受压迫。而白人由于有权有势，可以随意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，把印第安人当作猎物加以消灭或者让疾病来摧残他们。例如，几个星期前，巴西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揭露说，有两个庄园主和一名警察杀死了两名瓜哈哈拉印第安人。在巴拉圭，一个名叫曼努埃尔·德·赫苏斯·佩雷拉政府官员，因